

贾平凹：旷达独行



自 警

魏振强

喜欢听贾平凹先生说话，浓重的陕南方言，自带一股秦腔味，憨厚古旧的面貌，一如田地里日晒雨淋的老农，而朴素家常的话语，是土地生出的庄稼，有泥土气，有勃勃生机。朴拙，是禀赋，是智慧，亦是人生造化。

平凹先生自称社恐、口拙，不会说话，所以常会说大实话。大实话不好说。大实话里没套话、大话，不是口吐莲花，也不是盛气凌人、张牙舞爪，但大实话自然有人听得进，听得懂。听得进、听得懂的人，会心会意，或会咀嚼再三，玩味不已。

平凹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埋头耕耘，为中国文学贡献一部又一部作品。世人誉之、谤之，他如如不动，老农一般，低头劳作。抬头看天、低头拉车，是个性，亦是品格。

犹记平凹先生说过这样的话：每每想起五十年后，还有谁在读我的作品吗？心中便有些悲凉。这是平凹先生的自我警觉，何尝不也是对他的一种警诫？

贾平凹，1952年出生于陕西丹凤县棣花镇，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。出版作品有《贾平凹文集》24卷，代表作有《废都》《秦腔》《古炉》《高兴》《带灯》《老生》《极花》《山本》等长篇小说。曾获“茅盾文学奖”“鲁迅文学奖”“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”“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”“全国优秀散文（集）奖”。作品被翻译出版为英语、法语、瑞典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、德语、俄语、日语、韩语等30多个语种，并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、话剧、戏剧等20余种。

文学被边缘化，但不会消亡

贾平凹

我们遇到的这个时代，应该是社会的大转型期，这个时代非常传奇，没有什么事不可能发生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，或许我的年龄大了，我经常在家里坐在窗前发呆，有时看到外面的街道，看到一座座高楼、楼上的广告和门牌、路两边的草木，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，我突然想到那些盲人是看不到这些的，而我却看到了，就感到非常新鲜。平常没有这个感觉，突然间想到了。如果你是一个盲人，突然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就会特别惊奇。我做饭时到厨房把水龙头一拧水就流出来了，一按煤气灶上的开关火就燃烧了。我就经常想到我小时候怎样去泉眼挑水，当时我家离泉眼还有一段距离，下雨、下雪路特别泥泞、特别滑，挑半桶水回来特别不容易。那时家里没有煤，只有柴，把山上的树全砍了，30里内

没有树木，砍了之后还要背回家，所以我就感觉如今生活这么方便，十分快乐。

但有时看到我的孩子，看到邻居和一些朋友，他们整天都在说减肥，不吃或者少吃主食，只吃素菜、水果和各种营养品。人类生存离不开主食，如果要追求美，只吃蔬菜、水果和营养品，能健康吗？如果人都长得像一朵花，上帝造人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这时我就想到了文学，当今的文学似乎也是这样。现在的文学被边缘化了。许多人在怀念上世纪80年代，那时文学特别热，一部短篇小说可以全民阅读，一个作家可以在一夜爆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文学有太多的新闻元素，现在媒体高度发达，新闻元素完全从文学中剥离了，文学就成了纯粹的文学。现在整个社会不热衷于文学可以说特别正常，文学毕竟是一小部分人敏感的活动。此外，文学本身

也有了问题。现在的文学确实太精巧、太华丽，而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，有些现在看起来很简单，有些显得很粗糙，但它们里面有筋骨、有气势、有力量。文学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。“写什么”关乎胆识和趣味，“怎么写”关乎聪明和技巧，这两者都重要，而且是反复的，就像按水中的葫芦一样，按下这个，那个又上来，这阵子强调这个，过阵子又强调那个。在目前，我们强调怎么写，但更应该强调写什么。

文学被边缘化，但并不像有些人担心的文学就要消亡了，实际情况是爱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，各地都有不同层次的文学活动和规模不一的文学讲堂。为什么说它消亡不了，因为文学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，是人的一种本能。至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，他能不能写出作品，能不能写出好

的作品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因此，每个人都有文学的潜质和本能，成功与否的区别只在于这种潜质和本能的大或小，以及后天的环境和他本身的修养。

我曾经到一个人家的院子里去，他的院子里有一堆翻修房子时拆下来的旧墙堆起来的土。下了一场雨之后，土里长出很多嫩芽，一开始这些嫩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当这些嫩芽长到四指高的时候，就分辨出了哪些是菜芽，哪些是草芽，哪些才是树苗子。它们在刚刚破土而出的时候，每一个嫩芽都是雄心勃勃地要往上长，实际上最后只有树苗才能长高。当时看到这些土堆上的嫩芽时，我心里就很悲哀，因为这些嫩芽长出来了，即便你是树的嫩苗，可这堆土的主人很快就要把它搬走了。所以说一棵树要长高长大，一方面取决于它的品种，一方面还要取决于生长的环境，文学也是这样。